

# 探險怒江

CROSSING THE RIVER OF WRATH

罗焕灵 颜长江 赵世龙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 探險怒江

CROSSING THE RIVER OF WRATH

罗焕灵 颜长江 赵世龙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险怒江/罗焕灵撰文;颜长江、罗焕灵、赵世龙摄影.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1999.10  
ISBN 7-80651-024-9

I. 探… II. ①罗… ②颜… III. 探险—云南—怒江  
IV. N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50733号

## 探险怒江

责任编辑/许维国

装帧设计/亚牛

---

出版发行/羊城晚报出版社(广州市东风东路733号 邮编:510085)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深圳市凯集轩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深圳宝峰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开本:850×1168毫米 1/16 印张:8 字数:40千

版 次/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册

书 号/ISBN 7-80651-024-9/J·3

定 价/40.00元

---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TCL**

**独**

**家**

**赞**

**助**

彩云之南 又一次堕入彩云之南







彩云之南，又一次堕入彩云之南。

我对云南的认识是从纪录片《云之南》，从俄国人顾彼得关于丽江的描述中获得的。在他们的眼睛中，云南像亚热带的梦：既有热带地区的汪洋恣肆，又有温带地区内敛而不张扬、舒缓而平和的气质，两者融合犹如顶级普洱，幽谧而疏淡……

当我离开昆明，被郊外天高云淡下的一簇远树感动时，我重新打开了这亚热带的梦：

彩云之南，其风微凉，

空气澄澈，阳光灿烂。



抚仙湖上的云 Clouds over Lake Fuxian 摄影 / 颜长江



走近抚仙湖的感觉有点像以前数次走近云南湖泊的感觉。在盘山公路上走着走着，远远的一汪碧水突然闯入你的视线，但抚仙湖毕竟不是高原海子，有一点人间之气，少一点仙境天堂之感。

抚仙湖位于距昆明 70 多公里的澄江县境内，是中国第二深的淡水湖，其深度可达 154 米，也就成了潜水员磨练身手的好地方。此次为我们所雇将要下潜高原湖泊的潜水员就是在抚仙湖潜行了三分之二湖面的“浪里白条”，深潜可达五六十米，如今是中尉龙缘潜水俱乐部老总，为人豪爽，颇有江湖之风。

与他们正式签约那天，天气很热，一队人颇有军人感觉地从热闹的海滩席卷而过，我们无意中裹挟着一个健硕女人，在远山青碧白云如絮之中前行。

当天，在抚仙湖，我们平生第一次学会了潜水，也对潜水教练耿卫所说的“潜水最重要的是心理”记忆深刻。



抚仙湖 Lake Fuxian 摄影 / 颜长江

离开昆明的第一次停车，我们被一少年的目光所吸引。少年手里握着的东西让一队员大喊起来：“飞机”！不久，每个人都兴奋莫名。

我们这支大队伍，就是要追寻二战期间像大片候鸟在云南上空飞来飞去的飞机中的一架，我们相信它如今正静静地躺在一簇雪山下的一个大湖里。它是107架失踪的“驼峰坠机”中的一架。而且我们相信它是唯一完整的一架。

而这一声发自内心的呼喊“飞机！飞机！”正是我们十几天之后的期待。

与我和另一个同伴沉浸于风景和云南之梦不同，同行的不少队员沉浸于历史之中。像云南二战史和“驼峰航线”研究专家戈叔亚在车上就反复说：“驼峰航线是世界上最艰难，最危险，也是最男人的航线。”在他的反复唠叨下，我们终于对驼峰航线有了初步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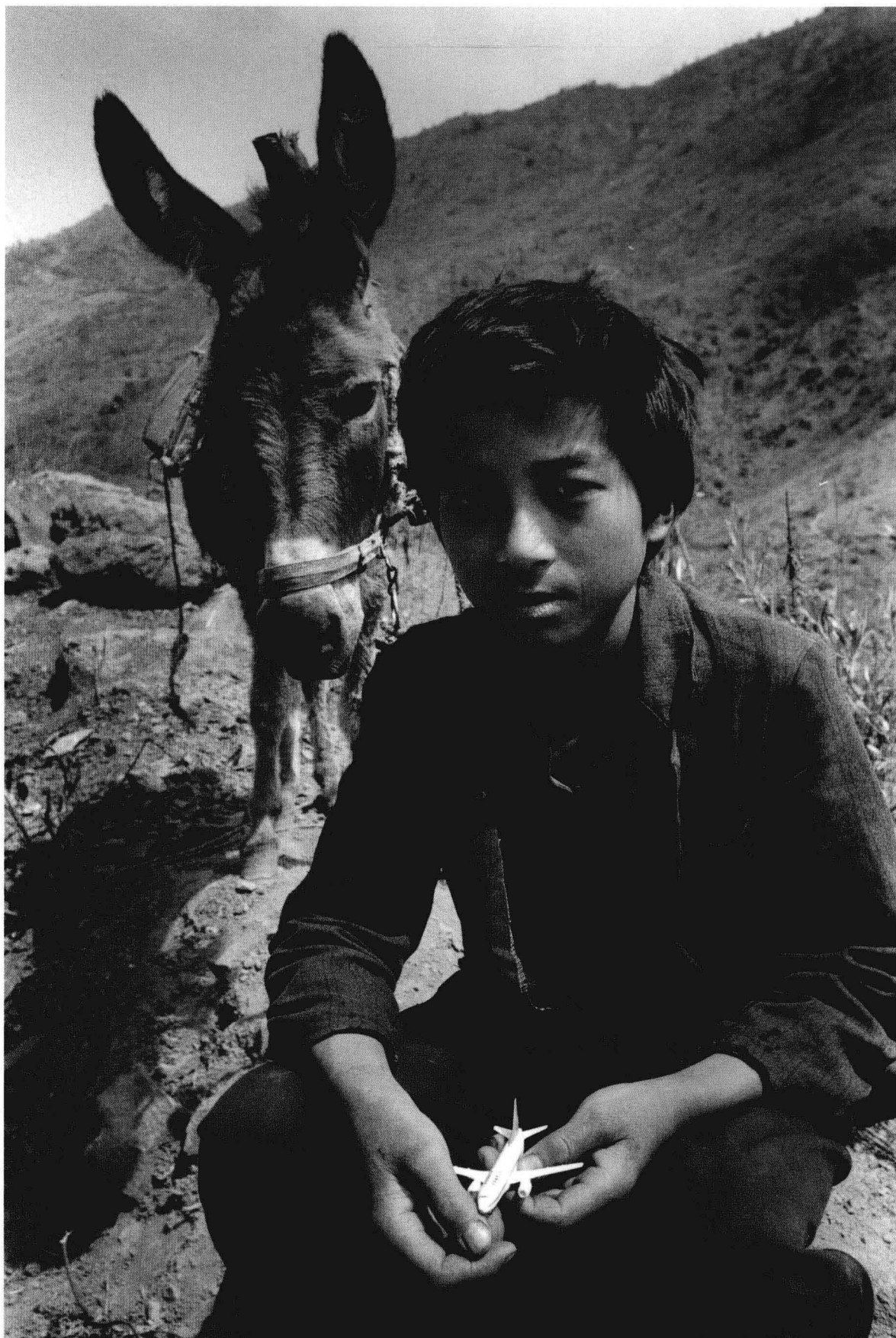
1942年中间，日军攻占缅甸，切断了同盟国援助中国抗击日本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中美决定紧急开辟一条印度——中国的空中走廊，代替滇缅公路，继续为中国提供抗战物资。

这条空中通道从印度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昆明等地，全长550英里。不久，日军战斗机队进驻缅甸密支那，专门拦截这条航线的美军运输机群。航线被迫向北绕行，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由于有的山峰太高，有时飞机只能在其中穿绕飞行，飞行路线近似驼峰。故称“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沿线途经高山，冰山，热带虐疾区，原始森林，是世界最艰难的一条航线，在随后的三年间，“驼峰”航线共空运到中国80多万吨物资，为中国抗战期间接受外援最多的通道。

在这一次次悲壮的飞行中，“驼峰”航线损失飞机600架（其中107架失踪），损失机组人员近2000人……

那微小洁白的飞机，在少年手中闪亮。中午白白的强烈阳光，让那驴和山都有些烧焦。喜欢这种感觉。高原。



少年 A youngster 摄影 / 颜长江



我们相信我们正走在一条有关于飞机传奇的历史走廊上。

走近离大理不远的祥云县云南驿，我们再次觅到一些有关飞机的传奇。在这条古道旁一马平川的平原上有数百个“U”形大土包，或大或小，高约三、四米，细问之下，原来是二战时期名扬天下的“飞虎队”的飞机隐蔽所，当地人称为“机窝”。当年飞机驶入“机窝”后拉上伪装网，与平常无异，后一度被日军发现，双方曾在云南驿上空激战数场。

云南关于二战时的飞机的故事很多：南有陈纳德的“飞虎队”，北有“驼峰航线”，一攻一运，遥相呼应。陈纳德对空军打击力量保有近乎宗教般的信念。他于1942年10月声称，他以105架战斗机、30架中型和12架重型的轰炸机，就能“使日本垮台……很可能在6个月之内，顶多在一年之内。”他的异想天开使日本人发动了一号作战——意在摧毁美国在华轰炸机基地。这场破坏性极大的战役甚至一度形成了对昆明的直接威胁……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U”型土埂下已是阡陌纵横，土埂上只有萋萋荒草。在农人的诧异目光中，“机窝”才迎来数年一遇的凭吊者。



云南驿 The Ancient Yunnan Courier Station 摄影 / 罗焕灵

我们雇的是一辆大巴。小心翼翼的司机即使在楚大的高速公路上也只开五六十公里。最让人难忍受的是大巴上的音响极端糟糕，连美妙的崔西·查普曼也无法卒听，一心想把破大巴变成“摇滚战车”的我们只好作罢，“痛饮狂歌飞车去”只能留待下一次远行。

这大巴走走停停，直到晚上7时才到大理。夕阳下，洱海边的一抹夕阳照亮了湖中的小岛。古城城楼上风云变色，漫天红透。大理古城因刚过“三月街”之故，街道干净而整洁，人气旺了许多，小店铺多了许多，多卖蜡染布、纪念品和药品。

饭后，一身美军装备的全体队员集体开赴古城最著名的洋人街泡吧。“洋人街”是自发形成的，一到晚上满街洋人，连中国的丐者也讲洋文，仿佛置身境外。只是外国旅游杂志一再介绍的尼玛酒店找不到，但尼玛酒店的发家之地——西藏咖啡馆仍人头涌涌。据称正是这个酒吧带旺了“洋人街”。

大理去多了，感触最多的是白族人的沉稳优雅。他们的房子，他们的菜艺甚至他们的言谈举止无不轻轻渗出这种气质。我想也许是上苍眷顾大理，安放一座精致的小城在苍山洱海间，还把最中国最古典的“风花雪月”一古脑给了大理……

后来，潜水员耿卫告诉我们他曾在洱海摸到一架飞机。曾在赞比亚呆了三年的电脑专家姚洛夫说他也在大理的网吧上发布了一条“消息”：云南怒江州一高山湖中发现一条活恐龙——他们对大理古城的眷恋感染了我们，归途时我们一日狂奔六百里，为的就是直到大理古城泡吧。无奈在怒江州府六库雇的“新捷达王”极端爱他的新车，本该晚上十一时到的直到凌晨二时才到。不过在他的新车里，我们喝着啤酒，终于听到了一点也不失真的崔西·查普曼、《阿姐鼓》……



大理 Dali City 摄影 / 罗焕灵

离开大理，渐渐山高谷深，也渐渐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孩子对镜头颇为警觉，多数逃之夭夭，多数摄影师也只好采取“侵入式”这一“最稳妥”的姿势。

其实在中国西南，尤其是高原上的少数民族地区，绝大多数的文字、艺术猎奇者抱定“狩猎者”的心态，迅速“侵入”，获得最灿烂的花朵即抽身而去，故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关于这些地区的电影、图片、音乐、书籍均是炫目的，奇异的，震撼的，感慨万千的，其本质量滥情的，浮浅的。这与时间长短无涉，而关乎“狩猎者”居高临下或者是二道贩子的心态。

在亚当斯的风景，在菲尔·波吉斯的《西藏人的肖像》面前，我们看到了“融入式”的胜利。融入式是平等的，平静的。平等意味着敬畏和尊重，平静意味着张力和诗意。